大公報
2025年2月18日 星期二

在魯本斯工坊中「露怯」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我無法接受您推薦的這位年輕人。各方面的申請紛至沓來……有些年輕人甚至在安特衛普跟着其他師傅學了好幾年，只待我工坊內出現空缺。」今夏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因翻修錯過了曾經「一職難求」的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故居，也就是其龐大工坊的「大本營」，唯有感嘆緣分未到。但深秋的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一個主題為「魯本斯工坊」的專題展被我偶遇。人生的奇妙之處在於，你永遠不知道錯過之後，在轉角處會有什麼驚喜等着你。

一六一〇年，新婚燕爾的魯本斯搬進了今天在安特衛普作為其故居博物館的宅邸。除了居所功能，他的私藏、圖書館以及享譽西方美術史的藝術工坊都坐落在此。巔峰期的魯本斯工作室擁有近百人，是自拉斐爾之後擁有最多學徒和助理的藝術家工坊。建立這個規模龐大且秩序完善的工坊源於大師受到的廣泛訂單無法獨立承接。正如魯本斯本人曾在一六二一年說過：「倘若這整幅畫都是我親手完成的，那它的價值會翻一番。」由於很多作品是學徒和助理根據魯本斯的畫稿起草，在接近完成時由大師本人潤色而成的，時至今日魯本斯作品的鑒定仍是學術界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當想到曾有一千四百餘幅魯本斯作品在此誕生，或許每個人心中都會有個疑問：如今散落在全球各地的畫作究竟有多少完全出自大師親筆？

邁進空氣中瀰漫着淡淡松節油味道的「魯本斯工坊」展廳，迎面看到的便是正中央試圖還原魯本斯工坊狀態的裝置陳列。畫筆、調色盤、畫架畫布、堆積如山的用來於盛放顏料的牡蠣殼和扇貝殼、散落的草圖和未完成的畫稿，以及和魯本斯自畫像同款的寬邊黑帽及披風都集中擺在展廳中央，構成了還原魯本斯工坊的展區。顯然，這個區域相比較當年其故居的盛況算是小巫見大巫了。一六二一年，丹麥皇家醫生奧托·斯佩靈（Otto Sperling）在參觀了魯本斯工坊後曾記述：「我們拜訪了最著名的畫家魯本斯，他在創作時有專人為他朗誦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的著作。他並未因為我們的到來而中斷其工作，仍舊口授了一封信，同時回答所有來訪者的問題，之後安排所有人在其僕人的帶領下參觀他的豪宅及古董收藏……這裏聚集了很多年輕的畫家，每個人都在各自忙着完成魯本斯先生用粉筆勾勒並略加顏料點綴的不同作品。這些年輕人要將這些畫作上色並完成，直到最後由魯本斯先生潤色加以完善……所有這些都被稱為是魯本斯的作品。」從他的口中，我們能夠直觀了解到彷彿有分身術般的魯本斯是如何高效地創作，且同時兼顧統籌其成熟的「創作流水線」。

◀「魯本斯工坊」展覽一隅。 作者供圖

二十幅油畫、兩幅素描和五張版畫作品被收錄在「魯本斯工坊」特展中。僅用一個展廳且一半空間用於還原其工坊的狀態，展覽本身談不上內容豐富，但大師親筆與工坊出品的直觀對比是絕對的亮點。展出的兩幅《法國皇后奧地利的安妮像》便欺騙了我的雙眼。站在兩張僅尺幅略有不同，畫面幾乎完全一致的畫作前，主辦方在展籤上做了個互動環節：選擇你認為是百分百魯本斯親筆的作品，然後掃碼看對錯。在反覆端詳了良久之後，我選擇了一張無論在人物神態還是筆觸細節上都更為精緻的作品，結果竟然選錯！令我「露怯」的選項恰好說明其工坊出品的質量是完全不輸真跡的，也側面反映出辨別魯本斯完全親筆和工坊代筆確是一份極具挑戰性的工作，以至於我現階段的鑒定眼力仍舊「缺練」。

「閣下切不可認為那些畫只是些複製品，因為經我手精心潤色，它們幾乎與原作無異」。這是魯本斯對所有工坊出品畫作的定位。若從素描草圖至上的米開朗基羅「迪賽諾」（Disegno）理論出發，那麼大師所言不無道理。因為所有初稿和草圖均由魯本斯精心構思且親筆所繪。那些線條流暢動感十足的油畫草圖將大師的才華橫溢一覽無遺；反倒是很多巨幅油畫作品往往看起來顯得過分形式化且「油膩」。雖然規模龐大的創作工坊為大師實現了在世時的名利雙收，但卻給後世學者留下了諸多未解之謎。

南潯的夜

繽紛華夏

王成偉

冬月的一個午後，一場說走就走的南潯之旅猝不及防地到來，我一邊呼吸急促地整理行囊，一邊遐想着江南水鄉的秀色……

抵達南潯時，夜幕已深。

還沒放下行李入住酒店，我就在微信裏對月高說，我等不及明天了，我想念南潯太久，我現在要去看看南潯的夜色……

我穿行過烏鎮、周莊等諸多知名古鎮，卻多是在人聲鼎沸的白晝，從未沉澱下來領略過夜深人靜的江南水鄉。

南潯的夜，那就是一首詩呵——

一輪渲染着黃暈的月亮如此清亮地高懸在灰藍之境，隱隱綽綽地泛着幽靜的明暉。藍色的光，紅色的光，黃色的光，倒映在悠蕩閃爍的南潯微微閃爍的河水裏，風雨如晦的黛瓦上，質樸敦厚的青石上，明淨如雪的風火牆上；遍地飛簷婷立的亭閣，低垂眉眼的石橋，繁花遍地的深巷，紅艷似火的燈籠，遮天蔽日樹蔭，賢淑溫婉的垂柳，百轉千回的廊道，都被巨大的藍色的深邃統統籠罩在一個迷幻朦朧的清野裏……很多個剎那裏，幾乎分不出人在大地的故事裏行走，還是在某個未來的畫境裏迷失。

我已經很久沒遇到過這樣的境地了，忍不住在心底顫抖：

如果這一生有可能讓自己選擇凝固定格在一個時空的瞬間，我一定毫不猶豫地選擇南潯這奇幻澄澈的夜；

如果這世間有什麼值得珍藏的畫面可以帶向永恆的未來，我一定是像珍珠一樣手捧着南潯空靈純淨的夜；

月亮底下，還有一些模糊的歌唱伴着琴聲從音樂酒吧裏徐徐流出，如同來自廣袤的宇宙深處的沉吟……

月高說，這裏是萬曆年間的百間樓，那裏是清末的小蓮莊，這裏是民國的藏書樓，那裏是千年大運河上的文昌閣，南潯有蘇軾題名的廣惠宮，還有富甲一方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

我說月高，我已經分不清現實與幻境了，我已經分不清我是誰了，分不清處在哪個朝代了。

來到一處石橋頭，月高指着東大街九十九號門牌說，這是我數年前的家，我們全家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可惜後來景區建設，大多數住戶都遷離了。他擺弄了一會兒門窗，說，可惜今天進不去了，以前回來偶爾還能進去坐一會兒，那些年的生活會像電影一樣回放。

我羨慕極了，忍不住驚呼起來：天啊月高，你居然是住在詩裏畫裏長大的人！這裏的人根本無需寫詩，因為一直就活在詩裏……

轉角路口，是一家酒肆，遠遠散發着滾滾而來的酒香，有各色瓜果香，有高粱大米香，有梨花杏花香，糾纏在一起。奔了過去，老闆娘很是熱情，說你們隨便嘗吧。我們毫不客氣，嘗了十餘個罎罎罐罐，買走一罎葡萄酒，一罎桂花黑糯米，還沒出門，人已微醺。

走遠回望時，那間酒肆的繚繞香氣還在向人招手。

午夜闌珊。

隨手選了家夜宵舖子，月高特別推薦了一道繡花錦，說是南潯的特色。繡花錦名字別致，其實是一種青菜，只是被南潯河岸的月色包裹，它就真的錦繡如花了。

不知道喝了多久，沒注意月亮後來走到哪裏了，只記得那一夜喝乾罎裏的酒，在紅紅綠綠的光影裏，沉醉不知歸路……

八卦嶺：沒有八卦，而有書香

茶畫會

綠茶

八卦嶺，深圳最早的工業區之一。工程兵們推平大小不一的山丘，一座座廠房、宿舍拔地而起。東芝、愛普生等外資名企紛紛入駐，上千家印刷企業也來落戶，可謂「十步之內，必有印廠」，八卦嶺於是還有一張名片——深圳印刷基地，而說它是中國最大的印刷基地也不為過。數以萬計的第一代深圳打工人隨之而來，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熱血，他們的樂與怒，愛與哀愁，都留在了這裏。

大多數城市，早年的工業園，廢棄的工廠，在經歷時代淘洗之後，慢慢演變為城市裏獨有的藝術區、時尚空間或者生活美學空間，而八卦嶺工業園始終與時代同步，一直在自我迭代，從外資名企到印刷基地，再到汽車廠地，其間還生長出美食一條街，書刊批發市場，鮮花市場等等。可以說，八卦嶺及周邊白沙嶺、園嶺等區域，不斷更新着深圳人文生活方式。

它是工業的、時尚的、煙火氣的，還是充滿書香的地方。

一九九六年，深圳書刊批發市場落戶八卦三路五一二棟，也就是俗稱的「八卦嶺圖書批發市場」，是廣東省三大圖書批發市場之一，是深圳及周邊書店的主要供貨來源地。在中國大多數城市，幾乎都有一個或多個圖書批發市場，就像北京有甜水園，上海有文廟，南京的長三角，西安的書林等，八卦嶺就是深圳的閱讀集散地。

書刊批市場落成後，深圳早期的書店陸續匯集過來。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的深圳第一代民營書店瞭望書店，率先入駐市場，一口氣開了九個檔口，是最大的一家圖書批發書店；成立於一九九四年的讀者長廊書店，也從荔枝公園的百米長廊搬來八卦嶺；緊接着，主營設計藝術類圖書的設計書店來了；主營漫畫、輕小說的揚帆書海書店來了；主營漫畫、科幻小說的奇漫圖書來了；主營教材教輔的丁當達書店也來了……一時間，這裏匯集了六十多家類型不一的書店。

像一顆種子，種在八卦嶺土壤裏，培育出讀書氛圍，散發着迷人的書香。對於上了年紀的深圳愛書人，幾乎都有八卦嶺淘書記憶。文化人胡野秋在回憶文章《啊，八卦嶺》中寫道：「我到深圳的最初幾年，在那些靈魂無處安放的周末，最喜歡的去處就是『八卦嶺五一二棟書刊批發市場』。那裏可以看到全國各地最新出版的圖書，像菜市場裏的蘿蔔白菜一樣地堆在地上，這讓酷愛讀書的書蟲子欣喜若狂。」

慢慢地，市場周邊也蔓延開來。馬路對面的眾鑫大廈，迎來了求實眾鑫書城（又稱「求實書店」）。一九九四年八月，山東人王世德在六十四歲那年離休後，隨女兒南下深圳，租了半個郵亭賣起了新舊特價書刊，生意紅火。一九九七年，他正式創辦了求實書店，在深圳荔枝公園「大家樂」對面。求實書店的到來，似乎有和批發市場打擂台的意思。

求實書店始終堅持特價書和打折書，是深圳書市中的「低價王」，書雖低價，但都是正版。王世德親自從全國各地出版社淘來正版特價書，甚至有不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圖書，讓深圳的淘書人着實享受了淘書癮。後來，王世德用不菲的價格買下八卦路眾鑫科技大廈二樓一千四百多平方米整層，「書店」也悄然變為了「書城」，求實眾鑫書城，承載了很多深圳讀書人的淘書記憶。

詩人張爾也被這片書香吸引了過來，在他決定開一家書店時，這片舊廠房引起了他強烈的興趣，他想用飛地書局重新激活這片服務深圳三十年卻逐漸沒落的土地。二〇一六年七月，飛地書局在八卦嶺四二三棟六樓開業。

張爾和他創辦的《飛地》雜誌，讓深圳和詩歌產生了超強連接，國內外有影響力的詩人來深圳，必到飛地書局。高頻的文學活動是飛地書局鮮明特色，飛地之聲、飛地夜讀、天台詩歌、民謠音樂會、獨立電影放映、實驗音樂節、先鋒戲劇表演、天台美食……從詩歌到文學，從藝術到生活，飛地書局成就了八卦嶺的「都市傳說」。

不僅只有八卦嶺承載着深圳人最初的讀書情結，周邊的白沙嶺和園嶺也扎下讀書人的根。

白沙嶺是一個集結優秀教育資源的社區，有全深圳最好的公立實驗小學和外國語學校、藝術學校以及林林總總的培訓機構。在百花二路與百花五路交叉口，物質生活書吧像一座燈塔亮在那裏，周邊學校的學生們擠在書吧裏寫作業等待家長來接，周末，等待孩子補課結束的家長也坐在書吧家長裏短。

到了晚上，愛讀書的人來了，愛喝酒的人也來了，愛熱鬧的人都來了。「不在物質生活，就在去物質生活的路上。」物質生活成了香港、台灣、海外和內地文化人的據點，迎來送往無數在華語圈甚至世界範圍內有影響力的學者、文化人、藝術家……物質生活，最終成為深圳都市文化的啟蒙者和擺渡人，擁有了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處在八卦嶺和白沙嶺之間的園嶺，自有其特立獨行的文藝氣質，文化學者胡野秋在《園嶺賦格》中寫道：「園嶺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只要從它身邊經過，就會莫名被它吸引，鬧市的喧囂逃得無影無蹤，每條小巷都向我嫵媚的展開。」

楚平天空書吧靜靜地隱藏在一個居民區下沉的院落裏，綠植包圍着小院，地面鋪着木地板，散落着幾張桌椅，一道小門推開，屋內琳琅滿目，有點雜有點亂，倒襯托出那種隨意帶來的鬆弛感和舒適感，小貓圍着你轉，音樂慢悠悠地，書和卡帶都舊舊的，就像老朋友一樣。在這樣的空間，除了看書，聽音樂，喝咖啡，談戀愛，幹別的就不太對了。「愛恨自由，一生像風」，這體現着主人楚平的個性，也或許是大多數人的心聲。

時過境遷，走出八卦嶺的瞭望書店，整體搬遷到龍崗，擁有三千多平米圖書基地，常年配備二十多萬種圖書，轉型為圖書館配書店，並於二〇二二年開辦瞭望書吧；而讀者長廊書店也遷移到龍崗平湖，改名為舊風車圖書，轉型為兒童閱讀實體服務商，擁有五千多平米空間，七萬多個品種圖書；而書刊批發市場對面的求實眾鑫書城已於二〇二〇年停止營業；飛地書局飛出八卦嶺後，在華僑城落地，二〇二四年初，飛地書局華僑城店閉店，曾經的「都市傳說」永遠成了「傳說」。

白沙嶺百花深處的物質生活書吧，在開業二十三年後於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關閉。創始人曉昱說：「二十年前我坐在百花路的物質生活窗前望穿秋水，時間的力量可以穿破庸常穿透暗淡，除卻光芒與溫暖，還帶來想像。」

「哪吒」壁畫

市井萬象

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區豐和立交橋下一哪吒主題塗鴉牆走紅網絡，吸引不少市民前來拍照打卡。

中新社

老同學相聚

人與事

延靜

電話鈴響起，趕緊去接，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是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裴家義。「你在哪裏？」對方說：「我已到燕達，想去看你們。」「太好了，幾年沒見面，快來吧。」於是我們見了面。原來他是來試住，不久就要搬到燕達養老院來。

七十年前的一九五四年，我們一起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選學朝鮮語。第二年，我們中間選三名留學生，派到朝鮮去學習，其中有裴家義和一名女同學，後來成為裴家義的妻子。他們在金日成綜合大學學習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轉到中國駐朝鮮使館工作，我和妻子（也是同班同學）也去了使館，老同學又在一起了。裴家義在研究室，整天搖筆桿子。後來他擔任中國駐印度使館公使，然後又擔任中國駐蒙古國大使。當時國際風雲變幻，但他掌握得十分穩妥。

這裏還要說一段趣聞。裴家義有一位老母親，他駐外後沒人照料。行前，裴家義把我找去，說明了情況，希望我來照顧。我當場答應。自此以後，我隔三岔五去老裴家，照顧其母親。

退休初期，裴家義應邀擔任中朝友協副會長，在友協舉行的活動中，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裴家義現已九十一歲，加上已住進燕達的老同學，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生，如今都近九十歲，又聚在一起，十分難得。